

# 韓國濟州島方言漢字音變異現象研究<sup>\*</sup>

吳聖雄<sup>\*\*</sup>

## 摘 要

濟州島方言是各種韓語方言中唯一不能與其他方言互相通話的方言。它保存的特殊音韻現象，是韓語音韻史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關鍵，然而它保存的漢字音，卻沒有得到學界太大的注意。

本文指出濟州島方言的漢字音有：存古、創新與變異三方面的特點。變異的情況尤其複雜，許多漢字音不但有異讀，一字三、四讀的情況也很常見。

本文根據濟州方言辭典，與濟州方言記述語料比較，整理出可信的異讀資料。再將常見的變異情況按照形成的原因加以分類，整理出：（一）因表記法產生的同音異形、（二）因層次疊置產生的異讀、（三）因構詞法產生的異讀、（四）因語音變化而產生的異讀等四種主要的變異類型。藉著類型的分析，了解變異發生的機制。通過有限的類型，可以解釋多種變異發生的原因。

本文體認到：（一）需留意非語言因素對語言研究的影響，（二）不能僅憑語音形式的存古或創新來判斷層次的先後，（三）需留意變異成因的複雜性。

**關鍵詞：**濟州島方言、韓國漢字音、韓語音韻史、漢語音韻史

---

2020.08.28 收稿，2020.11.24 修訂稿收件，2020.12.07 通過刊登。

<sup>\*</sup>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韓國濟州方言保存之韓國漢字音研究」（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3-036-）之研究成果。初稿曾在第 17 屆國際暨第 37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議宣讀（2019 年 5 月 5 日）。

<sup>\*\*</su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濟州島方言是各種韓語方言中唯一不能與其他方言互相通話的方言。<sup>1</sup> 它保存的特殊音韻現象，在韓語音韻史研究中，早有熱烈的討論。然而它保存的漢字音，卻沒有得到學界太大的注意。濟州島方言目前已達瀕危等級，這項寶貴的文化遺產亟待研究漢語音韻史的學者們努力搶救。

濟州方言雖然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然而因為現代化的衝擊，本土方言流失的情況非常嚴重。在濟州島上六十多萬人口中，能流利使用該方言的已不到一萬人。也因為標準語的強力影響，語言結構產生鉅變。鄭承喆（1995、2014）、김원보（2006）指出：濟州島方言的元音系統在三個世代間，由 9 元音演變成 8 元音，再變成 7 元音。根據他們的研究引用為下表：

表 1 濟州島方言元音系統世代差異表

70			50-60			50 以下		
i	i	u	i	i	u	i	i	u
e	ə	o	e	ə	o	e	ə	o
ɛ	a	ɔ		a	ɔ		a	

由此可見語言接觸與世代差異在濟州島方言的發展有多重要的影響。該方言雖然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搶救對象，也有部分島民努力進行復育工作，目前仍未脫離瀕危的情況。在僅有少數語言學家有能力對濟州方言從事科學性記述的情況下，濟州方言保存了多少漢字音？此一問題根本無暇兼顧。如果沒有懂得漢語音韻史的學者投入，則此一重要的語言線索恐將流失殆盡，無法復原。

<sup>1</sup> 關於此一稱呼，學界有若干異名。早期研究論著多作：「濟州島方言」或「濟州方言」；近年來許多學者主張將它稱為「濟州語」；韓國國立國語院則稱之為「濟州地域語」。本文從語言親屬關係的角度進行研究，因此稱之為方言；基於名從主人的習慣，行文時也會自由地使用「濟州語」一詞，藉以反映此間語言的多元特性。

## 二、文獻探討

最早從事濟州方言記述工作的，首推日本學者小倉進平（1913），在不到五十頁的篇幅中，對濟州島方言的音韻、語法、詞彙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古諺文中「ㄷ」<sup>2</sup>的音位，只保存在濟州島方言中，使得濟州島方言在韓語史研究中，居於不可或缺的地位。文中並未討論漢字音的問題，然而由所舉詞例中，可看出有些標準韓語沒有分別的漢字音，在濟州島方言仍有區別，如：「車차 (ts<sup>h</sup>a)：次차 (ts<sup>h</sup>o)」。

石宙明（1947），以一個生物學研究者的身份，收集了濟州島方言詞彙七千餘條，與標準韓文、古諺文比較，尤其特殊的是指出了濟州方言中的許多蒙古語借詞。可惜與漢字音有關的只有：「濟州島方言中支那語와關係있는것」<sup>3</sup>一節，以半頁的篇幅，列出了 53 個詞，沒有分析與討論，僅具資料價值。

朴用厚（1960、1988），收詞約 11000 條，分 38 類。第 36 類有「漢字音」一節，用了兩頁的篇幅、六項簡單的分類，列出同音漢字表。雖然非常粗略，但已是目前所見整理濟州語漢字音最詳細的材料。

玄平孝（1962），收詞約 13,800 條，詞條以國際音標記音，是濟州島方言研究材料中，極少數使用國際音標的材料。由於解說過於簡單，曾兩度組織學者，進行增補。由玄平孝（1995）：18,456 條，到玄平孝、姜榮峯（2009），增至 25,350 條。內容不但增加文法解說，還添加許多用例。可惜的是刪去國際音標記音，詞條全採諺文表記。部分漢源詞會在後面標記漢字，未標記的也為數不少。<sup>4</sup>另外，由於兩次修訂時間都比較倉促，並未作好統整工作，見於例句的詞語在詞條中遍尋不得的情況也經常發生。<sup>5</sup>2009 的版本，目前有 pdf 版流傳，便於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國立國語院推行的「地域語調查」研究。根據姜榮峯（2005-2012）的報告書，調查隊分別在「健入、翰京、西歸浦、表善、舊左、

<sup>2</sup> 濟州島方言讀音近於ㄷ。

<sup>3</sup> 目錄如此。內文標題「支那」作「中國」。

<sup>4</sup> 如「단지 (壩子)」。

<sup>5</sup> 如「濟州」。

穢達、加波島」等地根據「1. 口述發話、2. 語彙、3. 音韻、4. 文法」等項目，各採錄了一至兩對老年夫妻的語料。錄音檔均已標記完成，開放學界使用。可惜的是調查者引導發音人說出目標詞語時，有讓發音人複誦調查者發音的情況，降低了語料的價值；然而這已是目前研究濟州島方言最權威的語料了。瀏覽報告書中所有調查項目，可以發現：他們並未在誘發漢字音的部份作任何設計；因此要由這批語料中收集漢字音的語料，應有大量披沙揀金的工作需要完成。

繼韓國國立國語院推行的「地域語調查」之後，大致相同的團隊，用同樣的模式，繼續作更細緻的分點調查，根據濟州大學國語文化院發表的《濟州語口述採錄報告書》（姜榮峯 2015-2016），<sup>6</sup>目前可見三十個調查點的語料轉寫。可惜據調查者表示：因為研究還在進行中，暫無將錄音資料公開的計畫。他們的轉寫資料，完全使用諺文；在沒有錄音可資佐證的情況之下，很難判斷各點之間有何細微的語音差異。

可供聽取濟州方言詞語的網路資源，最便利的是濟州特別自治道的官方網站。以「生活方言」（網址：<http://www.jeju.go.kr/culture/dialect/lifeDialect.htm>）與「方言辭典」（網址：<http://www.jeju.go.kr/culture/dialect/dictionary.htm>）兩個網頁提供查詢。有中、英、日文的對譯，可線上查詢濟州方言詞語，許多詞項可聽錄音。這兩個網站的前身原有國際音標記音，改版後取消，對語言研究者而言有點可惜。

濟州方言辭典類的有 NAVER 국어사전방언（國語辭典方言，網址：<http://krdic.naver.com/>）可以查到濟州的詞語，然而與其他紙本的濟州方言辭典有相同的問題，那就是用諺文表記，無法表現細緻的音值。

總體來看，由於意識到即將消滅的危機，濟州方言的記述工作可說是累積了大量的材料。然而有於韓國方言研究的傳統，絕大部份的語料皆以諺文轉寫，使用國際音標的則是鳳毛麟角。這種情況對進行方言比較，尤其是細緻的音值比較，是有限制的。加上從事濟州方言記述工作的學者，大多是韓國國語學界的背景，對漢語史與韓國漢字音的關注不強。因此想要借重他們的研究成果，

<sup>6</sup> 本人所得僅 30 冊，缺 3、4、12、15、27、34 等號，據說是調查者尚未完稿。

可說是憂喜參半。值得慶幸的是材料很多，但有必要以嚴肅的態度對材料作篩選的工作。

本人於 2017 年赴濟州島作了 20 天的田野調查，錄製了約 17.5 小時的語料，加上相關單位所贈約 24.5 小時的語料，目前正進行建置語料庫的工作。在文獻閱讀以及語料標記的過程中，利用 toolbox 建立了一個「濟州語電子辭典」，此辭典可將成段的濟州語文獻自動切分、標註相關訊息，並將人工加入的訊息自動匯入辭典。這個電子辭典的好處是可以不斷成長，以及根據指定的條件作篩選，發掘文本中的漢源詞；還可以隨時統計收錄的詞項數目。本文所舉例證，即是利用它的搜尋篩選功能作提取。然而此電子辭典中的材料，都是來自前輩學者們的貢獻，必須在此特別申明。<sup>7</sup>

### 三、語料轉寫方式

由於濟州島方言的記述語料大部分都用諺文轉寫，而學者們轉寫的方式又互有出入。對照錄音與轉寫資料，常可發現同樣的音有不同的寫法，而同一個寫法有時又記錄不同的音。

即使是規範化的工作，學者間的意見也不完全相同。就管見所知，同樣名為「濟州語表記法」的文件，就有兩種不同的版本。一種見於《改訂增補濟州語辭典》（以下簡稱：《辭典》）的附錄，<sup>8</sup> 結尾署名「濟州方言研究會」。<sup>9</sup> 另一種則見於高在奐等（2014）的《濟州語表記法解說》<sup>10</sup>（以下簡稱：《解說》）。這兩種表記法雖然都以標準韓文為基準，但在若干音類的表記方式上仍互有出入。

<sup>7</sup> 即使來自本人所錄語料，在確定詞語時，也需查詢濟州語詞典，確認後始得收錄。本次論文係由資料庫篩選出濟州方言中可信的 327 個漢源詞進行觀察，但未全數引用。除了上文提到的著作，其他如：玄平孝（1985）、玄平孝、姜榮峯（2014）、吳昌命（1995、2014）、姜榮峯（2007）、高東昊（1991）等都有寶貴的例證。

<sup>8</sup> 相同的內容也可以在維基文庫下載：[https://ko.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제주어\\_표기법&oldid=15020](https://ko.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제주어_표기법&oldid=15020)

<sup>9</sup> 根據文舜德（2014），這個文件於 1985 年以〈濟州語表記法試案〉問世，1995 年正式稱為〈濟州語表記法〉。

<sup>10</sup> 這個版本的〈濟州語表記法〉是由濟州發展研究院・濟州學研究中心於 2013 年制定，2014 年由濟州特別自治道公布。

爲了行文統一起見，本文參考文舜德、吳昌命等（2015）《濟州語表記法字母的實際發音與音聲分析研究》（以下簡稱：《分析》）對新版〈濟州語表記法〉字母的描述，對照語料庫中的音檔，將書中所列的 19 個輔音字母與 23 個元音字母加上國際音標的轉寫，列表如下：

表 2 濟州語輔音轉寫表

ㅍ p	ㅍ p <sup>h</sup>	ㅍㅍ pp	ㅁ m	
ㅌ t	ㅌ t <sup>h</sup>	ㅌㅌ tt	ㄴ n	ㄹ r
ㅋ k	ㅋ k <sup>h</sup>	ㅋㅋ kk	ㅇ 0/ŋ	
ㅈ ts	ㅈ ts <sup>h</sup>	ㅈㅈ tts		
ㅅ s		ㅅㅅ ss		
ㅎ h				

表 3 濟州語元音轉寫表

ㅣ i	ㅡ i	ㅓ u	ㅔ e	ㅑ ə	ㅗ o	ㅓ ɛ, e	ㅓ a	ㅓ ɔ
		ㅓ ju	ㅔ je, e	ㅑ jə, je, e	ㅗ jo, e	ㅓ je, e	ㅓ ja	ㅓ jɔ
ㅓ wi			ㅔ we	ㅑ wə	ㅗ we	ㅓ we	ㅓ wa	
ㅓ i, i								

表 3 列於元音符號右側的，是它規範化的音值，而置於其下的則是常見的變異音值。可以看出：表記元音的符號，確實存在一種符號幾種音值，以及幾種符號一種音值的問題。尤其是引用不同來源的語料時，這種情況更是無法避免。因此本文採取諺文與國際音標並列的方式，引用語料時尊重原來的諺文表記方式，但儘量根據文獻中的描述以及參考相關的錄音，在旁加註適當的國際音標對音。

本文引用現代韓文標記的標準韓語以及古代諺文標記的後期中世韓語，也

同樣採取諺文與國際音標並列的方式。現代韓文轉寫方式與上表大同小異，只是不用「、ㅇ」與「、ㅈ」，將「ㅏ」轉寫爲「ii」，少用變異音值。爲了節省篇幅，不另外列表。古代諺文的轉寫方式則列表如下：

表 4 古代諺文輔音轉寫表

ㄱ	ㅋ	ㅇ	ㄷ	ㅌ	ㄴ	ㅍ	ㅍ	ㅁ	ㅌ	ㅌ	ㅌ	ㅌ	ㅌ	ㅇ	ㅇ	ㅇ	ㅇ
k	k <sup>h</sup>	ŋ	t	t <sup>h</sup>	n	p	p <sup>h</sup>	m	ts	ts <sup>h</sup>	s	ss	h	0	r	z	

表 5 古代諺文元音轉寫表<sup>11</sup>

ㅏ	ㅑ	ㅓ	ㅕ	ㅗ	ㅛ	ㅜ
Λ	i	i	a	ə	o	u

## 四、濟州島方言漢字音的特點

由韓國漢字音研究的角度來看，濟州島方言的漢字音與標準語的漢字音有許多差異。就本文的觀察，可以由：存古、創新與變異三方面來討論。

### (一) 存古

濟州島方言最受學界注意的是：後期中世韓語的「、Λ」在大部分韓語方言都與其他元音混同，只有濟州方言的老年層還以「、ㅇ」的形式保存。由於這項存古特徵，使得濟州方言在韓語音韻史的研究中，居於關鍵性的地位。那麼這項特徵，對濟州漢字音有何影響呢？檢查伊藤智ゆき(2007)的《朝鮮漢字音研究·資料篇》，可以看出：「、Λ」這個音位在後期中世韓語的漢字音中，大致擔任哈韻、止攝精莊系、痕韻、庚耕韻、侵韻莊系，以及個別字如：「學、恒、限、潛」等漢字音的主要元音。在諺文創制時代有 a:Λ 區別的漢字音，到了現代標準韓語混同，但在濟州島方言中還保留部分區別，如：

<sup>11</sup> 對後期中世韓語的元音音值，有多種看法。本文目前依河野六郎(1968)、李基文(1975)的轉寫方式。

## 例 1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射場	사장 sa tsan̆	사장 sa tsan̆	師丈	사장 sa tsan̆	수장 so tsan̆
三	삼 sam	삼 sam	蔘	삼 sam	삼 sam

假攝的「射」與止攝的「師」，古諺文用 사 sa : 수 sa 區別；咸攝的「三」與深攝的「蔘」，古諺文用 삼 sam : 삼 sam 區別。現代標準韓語已沒有這些區別，主要元音一律讀成 a。濟州島方言未必把「、」讀得與古諺文一樣，但老年人能用主要元音 a 與 ɔ 讀出兩者的區別。

除此之外，古諺文中的 ㄹ ai，現代標準韓語與 ㅈ ai 混同，濟州島方言則與 ㅈ ai 混同。由於現代標準韓語 ㅈ、ㅈ 都讀成 e，濟州方言部分老年人的 ㅈ e、ㅈ e 在詞首還有區別，因此古諺文有對立的「大臣 대신 tai sin : 代身 대신 tai sin」，現代標準韓語與濟州方言老年層便會各自讀成：

## 例 2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大臣	대신 te sin	대신 te sin	代身	대신 te sin	대신 te sin

現代標準韓語將「大臣」與「代身」讀得一樣，而濟州島的有些老年人還能用 te sin 與 te sin 區別兩者的不同。雖然「、 ㅈ」的音位因為後面 -i 的影響而與 -ai 合流，但是因為演變的方向與現代標準韓語不同，因此保留了一些現代標準韓語已經消失的區別。

## (二) 創新

濟州島方言另有一項音韻變化，是現代標準韓語未曾經歷的，那就是詞首舌根音與喉音在前高元音前顎化：



## 例 3

詞項	晚期中世韓語	標準韓語	濟州語
冬天	겨슬 <i>kiəzir</i>	겨울 <i>kjəur</i>	저슬 <i>tsəsir</i>
兄弟	형데 <i>hiəŋ tiəi</i>	형제 <i>hjəŋ tse</i>	성제 <i>səŋ tse</i>

上舉第一個例子是韓語的本土詞，第二個例子則是漢源詞。第一例的對當關係 *z:0:s* 顯示：晚期中世韓語的 *-z-* 在現代標準韓語消失，在濟州語則以 *-s-* 的形式保存。一、二例的對當關係 *k:k:ts* 與 *h:h:s* 則顯示：不論本土詞或漢源詞，詞首的 *k-*、*h-* 在標準語保存，但在濟州語則顎化成了 *ts-*、*s-*。第二例「弟」的對當關係 *t:ts:ts* 則顯示：標準語與濟州語都經歷了舌尖塞音在前高元音前顎化的演變。由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濟州語既可能保留一些標準語已消失的成分（*z>s*），也可能與標準語經歷相同的演變（*ti>ts*），還有可能經歷標準語未發生的演變（*ki, hi>ts, s*）。相對於標準語，詞首舌根音與喉音在前高元音前顎化的演變，是濟州島方言創新的部分。

由於發生了這項創新的演變，濟州語中可以找到許多詞首顎化的漢源詞，剛好與標準語形成顎化與不顎化的對比：

## 例 4

詞項	標準韓語	濟州語
規定	규정 <i>kju tsəŋ</i>	주정 <i>tsu tsəŋ</i>
決斷	결단 <i>kjər tan</i>	절단 <i>tsər tan</i>
經驗	경험 <i>kjəŋ həm</i>	정험 <i>tsəŋ həm</i>
鄉校	향교 <i>hjaŋ kjo</i>	상교 <i>səŋ kjo</i>
血氣	혈기 <i>hjər ki</i>	설기 <i>sər ki</i>
凶惡	흉악 <i>hjuŋ ak</i>	송악 <i>suŋ ak</i>

這種音韻變化有時會造成詞語的混同。吳昇勳（1993：45-46）舉了五對

例子說明濟州島方言因詞首輔音顎化而混同的例子，這裡引用其中兩例，改用本文的對音，並與標準韓語作比較。

例 5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床	상 saŋ	상 saŋ	香	향 hjaŋ	상 saŋ
小心	소심 so sim	소심 so sim	孝心	효심 hjo sim	소심 so sim

標準韓語「床」：「香」、「小心」：「孝心」不同音，濟州島方言因詞首輔音顎化而混同了它們的區別。根據這些例子可以認識到：濟州島方言並不是一個完全存古的方言。它只是演變的方向與標準語不同；雖然在某些部分存古，然而在某些部分則是創新的。

### （三）變異

濟州島方言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那就是詞形變異的情況很常見。上文提到的兩種〈濟州語表記法〉，雖然目的在規範濟州語的表記方式，但都必須處理「一種意義、多種形式」的問題。在他們所舉詞例當中，就有相當數量的漢源詞。第一種〈濟州語表記法〉所舉的例子如：

例 6

면도 mjən to · 멘도 men to · 민도 min to （面刀）

記載了「面刀」一詞的三種表記形式。<sup>12</sup>

第二種〈濟州語表記法〉，解說者在「俗音」的部分對照標準語，列出了若干漢源詞的變異形式，<sup>13</sup> 如：

<sup>12</sup> 諺文後的國際音標轉寫為本文所加。

<sup>13</sup> 本文將解說中所舉的例子轉為表格形式，以便對照，並加入國際音標轉寫。

## 例 7

## 標準語

## 濟州語

자동차 tsa toŋ tsʰa (自動車)    조동차 tso toŋ tsʰo / 조동채 tso toŋ tsʰe  
 양자 jaŋ tsa (養子)    양자 jaŋ tso / 양재 jaŋ tse

分別列出了「自動車」與「養子」的兩種語音形式。

此外，在《辭典》中，經常可以發現同一詞語的多種變異形式。如「農事」條：

## 例 8

농사 [명] 농사 (農事). [전역] = 농서, 농시, 용시.

記錄了濟州島方言的「農事」一詞在濟州島全域（전역）有：농사 noŋ so、농서 noŋ so、농시 noŋ si、용시 joŋ si 等四種讀法。

由於變異形式在同一詞語共存的情況互有出入，各種材料記載的變異情況也不完全相同，本文擬將較常見的變異情況依照它們形成的原因加以分類，並試圖由這些變異的類型中檢討將濟州島方言的漢字音用於比較研究的可能性。

## 五、濟州島方言漢字音的變異類型

### （一）因表記法產生的同音異形

嚴格地來說，這種情況並不能視為語音的變異。然而使用文獻材料進行研究的時候，如果沒有實際的發音作對照，面對不同的表記方式，很難判斷哪些其實同音？哪些才是真正的變異？本文根據上文提到的兩種「濟州語表記法」，以及高在奐、宋相助等（2014）作的解說，文舜德、吳昌命等（2015）作的語音分析，整理由於表記法產生的同音異形，一方面便於下文的討論，另一方面也為材料的鑑別提供參考。討論時由玄平孝、姜榮峯（2009）的《辭典》與高在奐、宋相助等（2014）的《解說》選取例證作對比。討論中所附的國際音標，如為了反映諺文字形不同，則標註古諺文的轉寫；如為了表現它實際的讀音，則標註

濟州島方言讀音的轉寫。

### 1. ㅞ ai 與 ㅟ ei 的分合

濟州島方言的 ㅞ ε 與 ㅟ e，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沒有區別，只有老年層的發音人，能夠在詞首區別部分 ε : e 的不同。從事濟州島方言研究的學者雖然都了解這個事實，但是爲了與標準語的表記法相容，或是保留傳統表記法中的區別，各家採取的態度卻互有出入；在具體表記的時候，也常發生不一致的情況。比如「子」字，《辭典》與《解說》列出了它們的變異形式：

例 9

漢字	辭典	解說
養子	양ㅈ jaŋ tso / 양제 jaŋ tse	양ㅈ jaŋ tso / 양제 jaŋ tse
男子	남ㅈ nam tso / 남제 nam tse	남ㅈ nam tso / 남제 nam tse
帽子	모ㅈ mo tso / 모제 mo tse	모ㅈ mo tso / 모제 mo tse

「子」讀爲 tso，兩種材料一致。但是它的變異形，《辭典》作 제 tse，而《解說》作 재 tse，如果沒有相關的描述，就不免令人疑惑：到底他們記的是同一種形式？還是他們分別記錄了不同的形式？根據上文引用的研究，可以判斷 제 tse 與 재 tse 其實沒有區別，他們記錄的是濟州島方言的同一種變異形式。但如果僅由文字的表面形式來看，則有可能誤解他們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語音變異。

### 2. ㅞ mia、ㅟ pia、ㅟ phia 的音值

古諺文中，唇音與 ㅞ ia 相拼的音節，濟州島方言將它們的主要元音讀成 e 或 i。面對這種情況，兩種「濟州語表記法」的主張不同，第一種主張 ia、e、i 三種形式並存，如：「편지 phjen tsi、펜지 ph'en tsi、핀지 ph'in tsi（便紙）」；第二種則主張寫成 e、i 的兩種形式。然而《辭典》的各詞項，處理方式也不完全一致，如：

## 例 10

漢字	辭典	解說
面長	면장 mjən tsan／멘장 men tsan	멘장 men tsan／민장 min tsan
病	병 pjəŋ／벙 peŋ／빙 piŋ	빙 piŋ／벙 peŋ
便紙	편지 p <sup>h</sup> en tsi	핀지 p <sup>h</sup> in tsi／펜지 p <sup>h</sup> en tsi

《辭典》在「面長」的詞項不收 min tsan 的詞形；「便紙」的漢字寫作「片紙」，詞項中只收 p<sup>h</sup>en tsi 的詞形；看起來也不完全遵循它附錄中「濟州語表記法」的規範。但是《辭典》中確實收錄了一些如 mjən、pjəŋ 的表記，應依學者們的描述讀為 men／min、peŋ／piŋ。如果了解這個原因，就有可能將 pjəŋ、p<sup>h</sup>jən、mjən 之類的表記視為濟州島方言的一種語音變體。

## 3. ㅛ oi、ㅟ uai、ㅞ oai 的音值

根據《分析》所作的語音分析，古諺文中的 ㅛ oi、ㅟ uai、ㅞ oai，在濟州島方言幾乎沒有分別，都讀成 we。兩種「濟州語表記法」沒有對 ㅞ oai 作特別的規範，但第一種主張將 ㅛ oi 寫作 ㅟ uai > we，而第二種主張讀成 ㅟ uai > we 寫作 ㅛ oi。《辭典》大致遵循第一種的規範，因此與《解說》的表記方式完全不同：

## 例 11

漢字	辭典	解說
破壞	파괴 p <sup>h</sup> a kuai > p <sup>h</sup> a kwe	파괴 p <sup>h</sup> a koi > p <sup>h</sup> a kwe
會	회 huai > hwe	회 hoi > hwe
罪	죄 tsuai > tswe	죄 tsoi > tswe

但《辭典》有時也會將各種不同的表記形式並存，如：

## 例 12

膾：𪛗 huai > hwe、𪛗 hoi > hwe、𪛗 huai > hwe

如果不了解其中原委，將這些不同的表記方式視為語音變異，則有可能偏離事實。

## 4. ㅞ iai、ㅟ iai 的音值

《分析》認為 ㅞ iai、ㅟ iai 與標準語一樣，兩者其實沒有區別。《解說》則指出濟州島方言漢字音採用 ㅟ iai 表記的漢字音，其實讀法和拼 ㅟ ai 的一樣。根據本人的觀察，ㅞ iai、ㅟ iai 只在不以輔音起頭的音節讀 je，以輔音起頭時讀 e。又由於 ㅞ iai 一般不用於拼寫漢字音，因此實際上用 ㅟ iai、ㅞ ai、ㅟ ai 拼寫的濟州島方言漢字音，大部分主要元音都讀 e。第一種「濟州語表記法」沒有討論這個問題，《解說》則主張照標準韓文寫，讀成 e。比較《辭典》與《解說》的注音：

## 例 13

漢字	辭典	解說
幣	ㅟ p <sup>h</sup> ai > p <sup>h</sup> e	ㅟ p <sup>h</sup> iai > p <sup>h</sup> e
次例	ㅈ 레 ts <sup>h</sup> Λ ri ai > ts <sup>h</sup> Λ re	ㅈ 레 ts <sup>h</sup> Λ ri ai > ts <sup>h</sup> Λ re

可以看出《辭典》有的地方採用標準韓文的寫法，有些地方又按實際發音寫。如果將這些不同的寫法視為不同的發音，就有可能偏離事實。

## 5. ㅟ ii 的音值

《分析》認為 ㅟ ii 在詞首時讀成 i 或 i，在其他位置則讀成 i；因此主張取消這個字母。兩種「濟州語表記法」雖然都認知到這個事實，但主張維持原來的表記方式。如果學者間有共識，對於讀成 i 的仍用 ㅟ ii 來表記，那麼在表面形式上就不會產生變異的情況。當然，如果有學者堅持用表音的方式來記錄濟州語，就有可能產生同音而表記形式不同的情況。

## (二) 因層次疊置產生的異讀

上文提到濟州島方言相較於標準韓語，一方面保存「、ㅑ」元音，一方面又發生詞首舌根音與喉音顎化，在音韻上表現出明顯的特徵。然而長期受到標準語的影響，許多方言詞語都有接近標準韓語的變異：

例 14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1	濟州語 2
學校	학교 hak kjo	학교 hək kjo	학교 hak kjo
司會	사회 sa hwe	스웨 sə hwe	사웨 sa hwe
決斷	결단 kiər tan	질단 tsər tan	결단 kiər tan
現金	현금 hjən kim	선금 sən kim	현금 hjən kim

濟州語 1 是具有濟州島方言特色的形式，而濟州語 2 則是與標準韓語一致的形式。

前兩條「學」、「司」二字的主要元音，濟州語 1 以「、ㅑ」的形式反映朝鮮時代的「、ㅓ」元音，而濟州語 2 則反映由「、ㅓ」變「ㅑ a」的形式。因此相對於標準韓語來說，濟州語 1 是存古的形式，濟州語 2 則是創新的形式。

後兩條的濟州語 1 反映「決」、「現」兩字經歷了詞首舌根音與喉音顎化的語音演變，而濟州語 2 則反映其顎化前的語音形式。因此相對於標準韓語來說，濟州語 1 是創新的形式，濟州語 2 則是存古的形式。

語音形式的存古或創新，並不能決定詞彙層次的先後。因為濟州島方言音韻變化的過程與標準韓語不同，相對於標準韓語，既有存古的部分，也有創新的部分。當標準韓語的影響進入濟州島的時候，與濟州島方言不同的語音形式被借入，形成新的一層。相對於舊層中的存古與創新，新層便可能是創新與存古，這就造成了新舊兩層中，各有不同的存古與創新的形式。

然而這些新借入的存古層次，剛好可以用來反映詞首舌根音與喉音顎化前的語音形式。這也就是說濟州島方言可能本來就有類似的形式，顎化改變了它們的形式之後，又再度借入了未顎化的形式。

因此面對層次疊置所產生的異讀，就有必要留意：不能僅憑語音形式的存古或創新來判斷層次的先後。如能把握更多尚未遺失的歷史環節，應當更有機會還原歷史的真象。

### （三）因構詞法產生的異讀

李崇寧（1957：52-54）指出：濟州島方言會在古語以 a、ʌ、o、i、u 等元音結尾的名詞詞幹後添加 -i，形成 ε、e、we、i、i 的元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但是還不夠全面。<sup>14</sup> 本人（2017）比較古代諺文與現代韓文，指出：「韓語後置成分 -i 有相當多元的功能。其中一個功能是附加在名詞詞幹之後，藉此產生新名詞。這種構詞法既可用於韓語固有詞，也可用於漢源詞。在音韻條件上也不限元音或輔音：如與元音相連，就合成一個複元音；與輔音相連，就合成一個新音節。」現在發現濟州島方言不但有此構詞法，而且能產性相當強。詞幹以輔音結尾的漢源詞例如：

例 15

漢字	濟州語
地龍（蚯蚓）	지룡이 tsi rjon-i
大蒜	대사니 te san-i
鉢山 <sup>15</sup>	발산 par san、바리메 pari-me、바리오름 pari-orim

「地龍」與「大蒜」的詞形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詞幹後接的 -i。「鉢山」有三個不同的詞形，第一個完全使用音讀，第二、三個則使用訓讀。me 是韓語「山」的訓讀，而 orim 是濟州語的「山」。pari 一般視為「鉢」的訓讀，實際上它就是「鉢」的音讀 par 加上一個 -i。

了解到濟州島方言有在名詞詞幹後加 -i 的構詞法，便可理解以下濟州島

<sup>14</sup> 沒有談到以輔音結尾的詞幹是否可接 -i；也沒有舉元音 o 結尾的詞幹是否可接 -i。

<sup>15</sup> 這是濟州島北部涯月邑於音里附近的一座山丘，因為像倒放的鉢，因此名為「鉢山」。



方言漢字音的變異情況：

例 16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1	濟州語 2
馬車	마차 ma ts <sup>h</sup> a	마차 ma ts <sup>h</sup> a	마채 ma ts <sup>h</sup> e
騾馬	유마 ju ma	유마 ju ma	유매 ju me
男子	남자 nam tsa	남즈 nam tsɔ	남제 nam tse
皋登魚	고등어 ko tɨŋ ə	고등어 ko tɨŋ ə	고등에 ko tɨŋ e
潛女	잠녀 tsam njə	죤녀 tsəm njə	죤네 tsəm nje
醋	초 ts <sup>h</sup> o	초 ts <sup>h</sup> o	츄 ts <sup>h</sup> we
甘酒	감주 kam tsu	감주 kam tsu	감쥐 kam tswi

由最後一字來看，濟州語 1 分別以 a、ɔ、ə、o、u 等元音結尾，<sup>16</sup> 濟州語 2 則以元音 e、i 結尾。濟州語 2 的 e 與 i 可分別解釋為：a+i>ɛ>e、ʌ+i>e、ə+i>e、o+i>we、u+i>wi。因此這種類型可理解為未添加 -i 尾與添加了 -i 尾的變異關係。

由於添 -i 形是在詞幹之後加 -i，因此這種變異形式通常出現在詞的最後一個音節，濟州語 2 皆是這種情況。反過來說，由於 -i 必需加在詞幹之後，因此作前字時，基本上不應出現添 -i 形。<sup>17</sup> 觀察上例中的「馬」，當它作後字出現於「騾馬」時，有 ma 與 me 的異讀，但作前字出現於「馬車」時，就只有 ma 的讀法，而沒有 me 的異讀。又如：「甘酒」的「酒」因為作後字，所以有 tsu 與 tswi 的異讀；當它作前字、如：「酒盞 주잔 tsu tsan」時，就沒有 tswi 的異讀。

這種異讀類型的特點是：未添 -i 形與添 -i 形共存，兩者在最後一個音節

<sup>16</sup> 由於朝鮮漢字音沒有以 i 結尾的讀音，因此這種類型沒有 -i:-i 變異的例子。至於 ɛ、e、we，由於它們原來是 ai、ai/ʌi、oi，在 i 尾末與元音融合前，即使添 -i 可能也看不出來；在融合為 ɛ、e、we 之後添 i，可能還是會融合為 e 類的元音。因此這種類型也沒有 -e:-i 變異的例子。

<sup>17</sup> 只有一字的情況無所謂前後字的問題。

的韻母出現對比。未添 -i 形可以多種元音的形式出現；添 -i 形只容許以 -e 與 -i 的形式出現。對比的方式是：a:e、ɔ:e、ə:e、o:we、u:wi。

#### (四) 因語音變化而產生的異讀

##### 1. 鄰接同化：

與上一種類型出現位置剛好相反的，是前字受到後字的影響而出現異讀。例如：

例 17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1	濟州語 2
全鰻	전복 tsən pok	전복 tsən pok	점복 tsəm pok
明太	명태 miəŋ tʰe	멩테 meŋ tʰe	멘테 men tʰe
借用	차용 tʰa jon	차용 tʰa jon	채용 tʰɛ jon
性味	성미 səŋ mi	성미 səŋ mi	생미 seŋ mi
膏藥	고약 ko jak	고약 ko jak	궤약 kwe jak
口味	구미 ku mi	구미 ku mi	궤미 kwi mi

前兩例是前字的韻尾受後字聲母的影響而改變發音部位。「全 tsən」的舌尖鼻音韻尾受到後字「鰻 pok」的雙唇音聲母影響變成了 -m；而「明 meŋ」的舌根鼻音韻尾受到後字「太 tʰe」的舌尖音聲母影響變成了 -n。

後四例則是前字的主要元音受後字韻母的影響而改變舌位。由前字來看，濟州語 1 的韻母分別以 a、ə、o、u 為主要元音，濟州語 2 的韻母則以 ɛ、e、e、i 為主要元音。濟州語 2 的元音變化與上一類型的變化規則類似，那就是受到後字韻母介音或主要元音是前高元音的影響，分別產生了 a>ɛ、ə>e、o>we、u>wi 的變化。

這種異讀類型的特點是：未同化形與同化形共存，兩者在是否被同化的音節出現對比。被同化的音節受到後字聲韻條件的影響，或者改變韻尾的發音部位、

或者改變主要元音的位置。

## 2. 元音高化：

濟州島方言有些漢字音的主要元音有高低交替的現象，如：

例 18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1	濟州語 2
便紙	편지 p <sup>h</sup> iən tsi	펜지 p <sup>h</sup> en tsi	핀지 p <sup>h</sup> in tsi
祭物	제물 tse mur	제물 tse mur	지물 tsi mur
查頓（親家）	사돈 sa ton	사돈 sa ton	사둔 sa tun
胡桃	호두 ho tu	호도 ho to	호두 ho tu

「便」、「祭」二字的主要元音有 e 與 i 的異讀，「頓」、「桃」二字的主要元音則有 o 與 u 的異讀。「便、祭、頓、桃」，濟州語 1 讀作中元音的「p<sup>h</sup>en、tse、ton、to」，濟州語 2 讀作高元音的「p<sup>h</sup>in、tsi、tun、tu」；古諺文資料作：「piən、tsiəi、ton、to」<sup>18</sup>，主要元音是中元音。兩相比較，可看出濟州語 1 與古諺文資料的傳承關係較近，而濟州語 2 則是濟州語 1 的元音高化的結果。

這種異讀類型的特點是：未高化形與高化形共存，兩者在主要元音形成對比。高化的元音舌位向上提昇，但不改變舌位的前後。

## 3. -w- 介音失落

在自然口語中，-w- 介音消失的情況很常見。然而《辭典》類的材料裡，因為規範性的考慮，比較不容易見到。只有在變異形式較多的詞項裡，才容易找到有 -w- 與沒有 -w- 的共存形式：

<sup>18</sup> 參伊藤智ゆき(2007)《朝鮮漢字音研究・資料篇》。

## 例 19

漢字	標準韓語	濟州語 1	濟州語 2	濟州語 3
退物	퇴물 t <sup>h</sup> we mur	퇴물 t <sup>h</sup> we mur		테물 t <sup>h</sup> e mur
放火	방화 paŋ hwa	방화 paŋ hwa	방훼 paŋ hwe	방헤 paŋ he
木手 <sup>19</sup>	목수 mok su	목수 mok su	목쉬 mok swi	목시 mok si
扶助	부조 pu tso	부주 pu tsu	부귀 pu tswi	부지 pu tsi

濟州語 2 的形式，是以濟州語 1 為詞幹，在其後添 -i 所發展出來的形式。濟州語 3 則是將有 -w- 介音的形式去除 -w- 後的形式。

了解到濟州島方言有元音高化與去除 -w- 的機制，便有助於我們解釋許多 o、u 與 i 交替的現象。李崇寧（1957：53-54）舉了許多語幹末音原是 o 或 u，因為加了 -i 而變成 i 的例子，<sup>20</sup> 如：

## 例 20

고초 ko t<sup>h</sup>o（苦草）→ 고치 ko t<sup>h</sup>i  
 배추 pe t<sup>h</sup>u（白菜）→ 배치 pe t<sup>h</sup>i  
 구구 ku ku（九九）→ 구기 ku ki  
 공부 koŋ pu（工夫）→ 공비 koŋ pi  
 화로 hwa ro（火爐）→ 화리 hwa ri

只由 o 或 u 與 i 交替的現象認為是添 -i 的影響，似乎還缺了中間的幾個階段，因為根據前面的討論，o+i 與 u+i 應該分別變 we 與 wi。如果 o 在添 -i 之前先高化為 u，u 添 -i 後變成 wi，wi 再經過丟失 -w- 的過程就變成 i，這樣的變化過程應該比 o、u 直接變 i 的過程合理。而這一連串的過程剛好就保存在類型（四）與類型（三）的變異形式裡，既支持了添 -i 的假設，也可以合理

<sup>19</sup> 是「木匠」的意思。

<sup>20</sup> 國際音標對音為本文所加。

解釋 o、u 與 i 交替的成因。

## 六、結論

濟州島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與歷史因素，發展出與本土差異最大的方言。又因為現代化的過程，經由語言接觸造成方言結構轉變以及世代差異，在音韻上也產生了複雜的變異情況。

本文試圖由濟州島方言漢字音複雜的變異情況中，整理出幾種重要的類型。希望藉著類型的分析，了解變異發生的機制，也希望通過有限的類型，解釋多種變異發生的原因。

研究過程中得到了以下幾點體認：

(一) 需留意非語言因素對語言研究的影響。

由於表記法與實際讀音的糾葛，濟州島方言漢字音的資料中有許多同音異形的情況。如果將表記上的變異視為實際的語音變異，則會衍生許多不必要的問題。

(二) 語音形式與層次先後。

因層次疊置所產生的異讀，不能僅憑語音形式的存古或創新來判斷層次的先後。如能把握更多尚未遺失的歷史環節，應當更有機會還原濟州島方言漢字音歷史發展的真相。

(三) 變異成因的複雜性。

異讀的形成，不完全由於各時代漢語借詞的疊加，有些異讀是由於構詞或音韻變化而產生的。因此，音類相同的字在同樣的環境而有不同的音韻對當關係，是否就一定反映借入層次的不同？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韓國漢字音的研究向來缺乏方言比較的材料，如能將濟州島方言漢字音的層次與變異整理清楚，應可由比較研究的角度提供重要的證據。

## 引用文獻

- 吳聖雄，2017，〈由韓語構詞法對音韻的影響論漢韓對音研究的問題〉，第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  
刊於《國文學報》65：295-314，2019年。
- 小倉進平，1931，〈濟州島方言〉，收入京城府青丘學會編《青丘學叢》（第五卷）（東京：國書刊行會），頁26-70。
- 伊藤智ゆき，2007，《朝鮮漢字音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 李基文，藤本幸夫譯，1975，《韓國語の歴史》，東京：大修館書店。
- 河野六郎，1968，〈朝鮮漢字音の研究〉，收入《河野六郎著作集2》（東京：平凡社），頁299-512。
- 김원보，2006，〈제주방언화자의 세대별 (20 대, 50 대, 70 대) 단모음의 음향분석과 모음체계 (濟州方言話者的世代別20代、50代、70代單母音的音響分析與母音體系)〉，《言語科學研究》39：125-136。
- 文舜德，2014，〈제주방언 정책 연구의 현황과 과제 (濟州方言政策研究的現況與課題)〉，收入《제주방언 연구의 어제와 내일 (濟州方言研究的昨日與明日)》（濟州：濟州發展研究院），頁347-419。
- 文舜德、吳昌命、김원보、신우봉，2015，《‘제주어 표기법’ 자모의 실제 발음과 음성 분석 연구 (濟州語表記法字母的實際發音與音聲分析研究)》，濟州：濟州發展研究院。
- 玄平孝，1962，《濟州島方言研究：資料篇》，首爾：太學社。
- 玄平孝，1985，《濟州島方言研究：論攷篇》，首爾：二友出版社。
- 玄平孝，1995，《改訂增補濟州語辭典》，濟州：濟州方言研究會、濟州大學校博物館。
- 玄平孝、姜榮峯，2009，《改訂增補濟州語辭典》，濟州：濟州文化藝術財團。
- 玄平孝、姜榮峯，2014，《標準語로 찾아보는濟州語辭典》，濟州：濟州大學國語文化院。
- 石宙明，1947，《濟州島方言集》，首爾：首爾新聞社出版部。

- 朴用厚，1960，《제주방언 연구 (濟州方言研究)》，동원사。
- 朴用厚，1988，《濟州方言研究：考察篇》，首爾：科學社。
- 朴用厚，1988，《濟州方言研究：資料篇》，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
- 吳昇勳，1993，《濟州島地域語의口蓋音化研究》，濟州：濟州大學碩士論文。
- 吳昌命，1995，〈제주도방언에 대한 학술조사의 성과와 반성 (濟州島方言學術調查的成果與反省)〉，《白鹿語文》11：99-125。
- 吳昌命，2014，〈濟州方言의語彙：固有語、漢字語、借用語 (外來語)〉，收入《濟州語的理解與表現》，濟州：濟州語保存會。
- 李崇寧，1957，〈濟州島方言의形態論的研究〉，《東方學志》3：39-193。
- 姜榮峯，2005-2012，《濟州地域語調查報告書》，首爾：韓國國立國語院。
- 姜榮峯，2007，《濟州語》，濟州：國立民俗博物館。
- 姜榮峯，2015-2016，《濟州語口述採錄報告書 1-36》，濟州：濟州大學國語文化院。
- 高在奐、宋相助、金智弘、吳昌命、吳昇勳、文舜德，2014，《제주어 표기법 해설 (濟州語表記法解說)》，濟州：濟州發展研究院。
- 高東昊，1991，〈제주방언의 구개음화와 이중모음의 변화 (濟州方言의口蓋音化與二重母音的變化)〉，《言語學》13：33-49。
- 高東昊、鄭承喆等，2014，《제주방언 연구의 어제와 내일 (濟州方言研究的昨日與明日)》，濟州：濟州發展研究院。
- 鄭承喆，1995，《濟州島方言의通時音韻論》，首爾：太學社。
- 鄭承喆，2014，〈제주방언의 음운론 연구사- ‘ㄱ’ 관련 업적을 중심으로 (濟州方言의音韻論研究-以 ‘ㄱ’ 關聯業績爲中心)〉，收入《제주방언 연구의 어제와 내일 (濟州方言研究的昨日與明日)》(濟州：濟州發展研究院)，頁 29-60。

## Variation Phenomena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as Preserved in the Jeju Dialect, Korea

*Wu, Sheng-shiung\**

### Abstract

The Jeju dialect is the only dialect that is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 with other Korean dialects. This dialect has preserved key phonological phenomena, which research on Korean phonological history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The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preserved in the Jeju dialect have yet to gain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in academi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in the Jeju dialect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preservation, innovation and variation. The variations are particularly complicated. Many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more than one pronunciation. Three or four pronunciations for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 are also common.

The current study determines the reliability of materials giving Sino-Korean variations based on Jeju dialect dictionaries and comparisons of various descriptions of this dialect. Four types of variation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ir cause, including variations due to (1) different systems of notation, (2) strata overlap, (3) morphological processes, and (4) sound changes. The analysis of these four types not only illuminates the actual mechanism of variation, but also explains their complex root causes.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that: (1)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non-linguistic factors on language research; (2) depending solely upo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the phonetic form of preservations or innovations is not sufficient for deciding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 dialect's historical strata, and (3)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uses of variation.

**Keywords:** Jeju dialect, Sino-Korean, Korean phonological history, Chinese phonological history

